

衆

家

老

闖

黃

金

榮

黃浦江奇案錄

(十五) 章君毅

朱葆三饗以閉門羹

麥田艷屍案的主犯閻瑞生，在案發以後，回到家中，他早已心亂如麻，失却了主見，唯有事聽從乃妻的安排。於是在太太的陪同之下，僱車前往朱葆三的公館，登門求見朱五少。殊不知，朱公館的管事已經接到了黃金榮的電話，一猜便知閻瑞生必定與香車艷屍案有關。因此，吩咐門房擋駕，說朱五少不但不見閻瑞生，而且還請他今後千萬不要再來。否則的話，五少就只有硬起心腸，把閻瑞生往捕房裏送了。

閻瑞生夫婦兩個一聽，心知消息必已外洩。兩夫婦相對流淚，不敢回家，只得落荒而逃。朱葆三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，五少和他的幫閑清客也都進了天主教。是閻太太想起，青浦金山天主堂的洋神父，和朱葆三父子相當要好，不如逃到金山去托庇於一時。

於是閻瑞生夫婦雙雙逃到了金山上，向洋神

父懺悔罪惡，請求收留。洋神父聽了閻瑞生的所作所爲，唯有搖頭太息。祇不過礙在朱葆三父子的情面，又眼見閻瑞生栖栖皇皇，纍纍然如喪家之犬。他勉強答應護閻瑞生住幾天，却是有一個條件，他要閻瑞生親筆寫一封信給朱葆三，坦白供承自己的罪狀，請朱葆三指示他應該怎麼辦？洋神父的用意，原想朱葆三接信以後，一定會覆函閻瑞生，命他自首，接受國法的制裁。殊不知朱葆三德高望重，又有偌大的身家，他怎麼肯爲個行凶劫財的閻瑞生引火燒身？因此朱葆三對閻瑞生的哀哀上告置諸不理。一連幾天等下來不見回音，洋神父祇好明告閻瑞生說：

「你犯的這件事，已經無法可想了。」

由於閻瑞生夫婦在當天午前，便從朱葆三公館大門口，逕直逃到金山上。因此，黃金榮親自帶人到闖家去逮閻瑞生，也就撲了個空。但是等他回到巡捕房，凶犯之一吳春芳，却先已被他的手下手到擒來。黃金榮仍舊親加審問，那吳春芳

也倒痛快，當他聽說方阿三已經招了，便也一直承不諱。閻瑞生、吳春芳、方阿三夥同行劫殺人，鐵案如山，罪無可道，而且是在一日之內破的案。自難免報章競載，衆口騰傳，衆家老闖黃金榮，又締造了他破案神速的新紀錄。

但是還有一層缺憾，——主犯閻瑞生在逃，猶未就逮歸案。由於閻瑞生在上海「白相人地界」也小有名氣。人人曉得他是上海商會會長朱葆三的門下客，與朱公館有關。朱葆三財雄勢大，因而又引起了謠言紛紜，有人說朱公館決心包庇閻瑞生，而閻瑞生就躲在朱公館裏。有人說縱使黃金榮是黃浦灘上大名鼎鼎的衆家老闖，可是他卻不能不買朱葆三的眼。居然還有人下了斷言，閻瑞生是絕對不會就捕伏法的了。

黃浦灘上的流言越傳越盛，使黃金榮和朱葆三的一家子人，全都感到十分之困擾。謠傳誠然是謠傳，可是閻瑞生終未落網又係不爭之事實。黃金榮和朱葆三又苦於不便出面闢謠，唯一平息

流言的辦法是早些把閻瑞生逮到。因此，黃金榮下令，偵騎四出，嚴密搜拿，就這麼忙得緊張的過了幾天。

終有一日，直到朱公館收到了閻瑞生乞援求救的信。依朱葆三的意思，就該立刻通知黃金榮，閻瑞生此刻在金山，請他派人前往捉拿。但是朱五少心腸很軟，不忍心經由自己之手而使閻瑞生落網授首。他求他的父親暫且壓下，只當沒有收到閻瑞生這封信罷了。起先，朱葆三為愛子所動，倒也依允。可是往後謠言滿天飛，使他心中煩躁。「殺人者死，欠債還錢」。朱葆三認為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，他便說服了愛子，命管事的用間接方式知會捕房，閻瑞生正在金山藏匿。

### 黃金榮一日破奇案

黃金榮獲報大喜，他馬上就指派幹探，驅車直駛金山。捕房巡捕驅車抵達金山天主堂的時候，原以為洋神父還會包庇閻瑞生，有所阻難。然而，當洋神父出迎，他却劈頭就說：

「列位，我以為你們早就會來了呢。」  
幹探們順順當當的逮到了閻瑞生，上了手銬，押回捕房。又是黃金榮親自問案，閻瑞生除了失聲痛哭，對於吳春芳、方阿三所供承的罪狀，全部承認。於是，全案連同人犯，第二天便移送會審公堂。

會審公堂開庭審問，消息傳出，簡直瘋癲了黃浦灘。市井百姓，北里名花，一大早就湧向會審公堂去，列席旁聽。將一座會審公堂的裏裏外外，擠得人山人海，水洩不通。審問之期，全上

海的大報，莫不以頭條新聞地位，長篇累牘，不厭其詳的刊載審問經過。三名凶犯，被拍了無數張照片，製版顯著刊出。在大上海，在全中國，一樁凶殺案被這麼樣的重視與渲染，那還是破天荒的頭一回。甚至於可以這麼說，有了閻瑞生殺王蓮英一案，中國報紙才有了社會新聞，桃色鈕司。

全案二審定讞，吳春芳悍然認罪，方阿三力辯他並未參與殺王蓮英，閻瑞生則每次開庭都只有痛哭流涕，自疚自責。法官宣判，竟又爆出了冷門，大多數人以為方阿三罪不至於死的，然而，宣判的時候，法官却朗聲宣佈：閻瑞生、吳春芳、方阿三共同殺人、搶劫，三個人同被判處死刑。

行刑之日，上海高昌廟刑場，當然又是人潮如湧，途為之塞。黃浦灘上的人幾於萬人空巷，傾城而出，都跑來看槍斃閻瑞生了。湊熱鬧的人不僅限於上海市，上海市的四鄉八鎮，鄰近縣城，也有不計其數的人，專為參觀閻瑞生伏法，乘船坐車趕到高昌廟來，松滬鐵路火車頂上都擠滿了乘客。據老上海說，槍斃閻瑞生之轟動遐邇，吸引觀衆如此其多，是為上海開埠以還，繼盛宮保大出喪以後的第一件大事。所謂盛宮保就是遜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，此公一手掌握我國早期兩大企業，漢冶萍煤礦與招商局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，勢莫與京。他那一次出殯，好幾十年以後都被人津津樂道，引為談資。

閻瑞生、吳春芳、方阿三相繼槍決後，香車艷屍案却又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高潮。茶樓酒館

，整日裡談論不休。時值黃浦灘上新建戲館有如雨後春筍，方興未艾。各大戲院勾心鬥角，互別苗頭，競爭至為激烈。首先便有黃金榮獨資經營的老共舞台動上了腦筋，認為將此一最轟動的社會新聞改編新戲，一定可以廣為招徠觀衆。於是老共舞台乃以最快的速度編寫、排演：「閻瑞生與王蓮英」，以飾演閻公知名於世的紅生林樹森扮閻瑞生，王蓮英一角則由美艷花旦張文艷飾演。「閻瑞生與王蓮英」貼演之日，果然又瘋狂了整個黃浦灘，老共舞台門前等候買票的觀衆大排長龍，而且一旦開演就盛況始終不衰，居然場場客滿，欲罷而不能。

### 高潮迭起餘波盪漾

因為老共舞台演出「閻瑞生與王蓮英」，獲得空前未有的成功。黃浦灘上各大戲館迅即跟進，而且不斷的花樣翻新，重金禮聘名角演出。九畝地新舞台排出了鋼鐵陣容，以名旦趙君玉飾演王蓮英，名伶汪優游飾演閻瑞生。老共舞台的老闆黃金榮，一看自家戲館在角色上被新舞台比下去了，馬上請出他的床頭人，由他新娶進門，色藝雙全的露蘭春扮演王蓮英的妹妹，再加上一場王蓮英顯靈托夢，要她妹妹替她洗雪沉寃的重頭戲。露蘭春所唱的一段二簧原板：「你把那冤枉事，對我來講……」，經由百代公司灌製唱片，立刻就成為最暢銷的金唱片了。一時之間，大街小巷，華洋商號，全都週而復始的播放着露蘭春之聲。老共舞台有了老闆娘露蘭春拔刀助陣，票房紀錄又遠遠的超越了新舞台。

於是新舞台不甘落後，再想出新的噱頭。時序已至歲暮云暮，臘鼓頻催。演出的却是秋老虎天氣的故事。新舞台便以真實佈景為號召，讓閩瑞生在舞台上小林黛玉的香閣裏吃西瓜開電風扇，如今在台灣吃西瓜開冷氣都不算稀奇。可是在民國八年時的黃浦灘，窖藏冷凍西瓜是給傷寒病患者當特效藥吃的，其價值之昂幾與人參等量齊觀。由此也可見新舞台為營業競爭，是如何的不惜工本了。

新舞台開電風扇吃西瓜，黃金榮的老共舞台便更上層樓，駭人聽聞的把真汽車開到舞台上，香車艷屍案「閩瑞生與王蓮英」的舞台佈置全部寫實化。

「閩瑞生與王蓮英」一劇越來越轟動，越演越熱鬧了。便又有一家笑舞台重金禮聘一位名伶張鐸聲，由他親訪閩瑞生的未亡人和親戚朋友，多方摹倣閩瑞生的聲音笑貌和習慣動作，再以閩瑞生的照片為藍本，化好了妝扮墨登場，果然把個閩瑞生演得維妙維肖，活靈活現。於是笑舞台的「閩瑞生與王蓮英」又呈後來居上，一枝獨秀之勢。

共舞台、新舞台、笑舞台俱因香車艷屍案連場爆滿，獲利無算。影響所及，黃浦灘上的申曲、灘黃、越劇、電影，乃至於坊本小說，商家廣告，莫不競以「閩瑞生與王蓮英」為題材。這一陣「閩瑞生熱」一連熱鬧了好些年，其魔力之大委實難以想像。——衆家老閩黃金榮因為香車艷屍一案譽滿全國，名利雙收，確實不是他始料所及的呢。

## 大鬧公堂案

### 一哄而上死傷狼藉

黑風吹海水羣飛，十萬驚濤撼浦磯，  
騰有芙蓉長劍在，誓揮熱血洒龍旗。  
鴻門爭賀沛公回，動地槍聲訇怒雷，  
無物酬恩惟碧血，人心雖死未成灰。

原註：亂民闖入捕房，關司馬聞言馳往彈壓，鎗離身者僅咫尺。百姓爭以身翼蔽，大呼曰：「寧傷百姓，勿傷好官！」  
右詩，係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冬十一月，黃金榮初入法租界巡捕房時期，上海發生大鬧公堂案時，傳遍全國的翼雲八絕紀事詩第一首。寫的是真人實事，真情實況。——西探長

誣良為娼，華法官主持公道，在公堂上作證的洋巡捕居然會一哄而上，毆辱法官。於是激起公憤，大鬧公堂，以致死傷四十餘人，釀成全上海各行各業一致罷市的軒然巨波，終至鬧出國際糾紛。像這種千奇百怪，古今罕聞的奇案，也只有在上海租界裏才會發生。

誠所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轟動中外，一發不可收拾的大鬧公堂案。全案緣起，謹祇是一位廣東老太太黎黃氏，帶着幾個兒子媳婦和猶未出嫁的女兒，還有好些個丫頭、僕婦、老媽子和男聽差，包了好幾間官廳房艙，還花了一大筆錢，按照輪船公司的規定，讓所搭外國輪船載着她亡夫的靈柩，浩浩蕩蕩，移

櫬還鄉。在外國輪船上，和中國籍的茶房吵了一架而已。

黎老太太的亡夫在湖北做官，不幸病逝武昌任所。中國人的觀念，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無分士農工商，貧富貴賤，有人死在外邊，上天入地，飄洋過海也要把屍首運回家鄉。從武昌運一口棺材到廣東，最迅速而簡捷的辦法，便是搭乘粵漢鐵路火車，自武昌一火車坐到廣州。但是當年的粵漢鐵路局已有明文規定，棺材必須載在貨卡上，當做貨物運。黎老太太仗體情深，未亡人一心悼念亡夫，她堅持要親自在靈柩旁邊，一路伴靈，直到家鄉為止。她的兒子媳婦、女兒孫輩，乃至丫頭老媽子全都勸她不動，無可奈何，只好拚着多破費些銀兩，改採水道，打算附輪而行。接洽購票的大兒子貪圖舒服，他想坐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。

別看約翰牛英國佬一板一眼，認真不苟。鴉片戰爭以後，到中國來淘金發財的英國佬，沒有一個不是見錢眼開，唯利是圖的。黎大公子仗着他亡父宦囊充裕，有的是錢，給怡和公司管事的英國佬送了一個大大的紅包。果然獲得首肯，開一間頂大的官艙，把棺材抬進去安放好，再讓黎老太太睡在棺材旁邊。

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。一口裝着死人的棺材，是深更半夜，無人時分，悄悄抬到大輪船上去的。黎老太太在兒女孫輩、丫頭傭人的簇擁之中，一路掩面悲泣的跟上船去。黎大公子很懂得「打點」之道，他身上備好一隻隻紅包，凡是見到他們這一行的茶房，全都

得了一筆相當可觀的「利市」。

麻煩就出在這一筆紅包上面，原先是深夜運樞，見者有份，讓目觀之人沖沖晦氣的。然而却由於黎大少出手大方，紅包裏錢數不少，一條大輪船上的水手、茶房總有好幾十個。大多數未曾拿到紅包的居然十分之限紅。清末民初，長江輪船上水手，茶房結幫結派，朋比為奸，泰半陰狠狡獪，無所不為。這一幫惡水手，惡茶房，把黎姓喪家當做一宗小小的財源，時時刻刻都想敲一下竹槓。黎家管錢的黎大少，起初還抱着圖個彼此心裏歡喜的想法，隨手開銷點錢，受受他們打恭作揖的道謝，可是，自古有道是：「善財難捨」，藉故來殷勤巴結，幫點小忙，企圖討賞拿錢的人越來越多。黎大少眼看自己撿了個無底窟窿了，他便提高警覺，趕緊剎車，馬上把善門關掉。怡和洋輪自漢口駛往上海，三日航程中的第二天，黎大少不再開發賞錢了。

### 茶房施暴了髮急叫

終告向隅的茶房竟然會憤激不平，他們千方百計找喪家的麻煩，對黎家的人尤其另眼相看。黎家人抱着出門在外，少惹事生非的心理，明曉得那些茶房仗洋人的勢，窮凶極惡，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。因而得過且過，處處忍讓。大度的容忍又使惡茶房們以為喪家可欺，得寸進尺。黎家的女兒、媳婦、丫頭、傭婦，總共有十好幾個。一個個的都是那麼年輕漂亮。這些少婦長女不論走到那裏，都令人有眼睛一亮的感覺，如花似玉，明艷照人。大輪船上總共只有那麼點地方，少婦

長女又不能一天到晚悶在艙裏，不得不出來透透空氣，却是一出艙門就給了惡茶房們可乘之機。有一天，船過南京（當年還叫江寧），黎宅女眷便到甲板上倚欄眺望龍蟠虎踞金陵名城的山川城廓，免不了要指指點點，說說笑笑。這時候，便有幾個惡茶房捱過來涎臉搭訕，說些瘋言瘋語，句句語涉雙關。黎宅女眷聽得出那裏頭的曖昧混帳，不由自主的羞紅了臉，轟的一聲全跑回艙房去了。

祇剩下一個明眸皓齒，身材婀娜的丫頭走得慢些，被那幾個色胆包天，當眾調戲婦女的惡茶房伸手攔住了。俏丫鬢急得粉面脹紅，連連跺腳，惡茶房們反倒哈哈大笑，嘴裏的話越來越難聽，越來越下流了。在他們旁邊的客人看了一個勁兒的搖頭，祇是事不關己不操心，兼而又怕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一個個施施然的走開。這麼一來，黎家俏丫鬢的處境便越來越危險，局面更是越來越嚴重，大胆狂徒，已經在動手動腳了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俏丫鬢一面掙扎，一面哭喊，衆惡徒忙不迭伸手捂上了她的嘴。靴聲窸窣，黎大少帶着兩名健僕，從房艙裏走了出來。一抬眼望見那批惡茶房幾於要在白晝施暴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頓時三人齊同上前，將那名俏丫鬢救了下來，飛也似的跑回艙裏。這一頭，那幾名無法無天的茶房，却竟老羞成怒，還在反唇相譏。黎大少難於隱忍，脫口大罵，由而雙方唇槍舌劍，大吵一架，直到驚動船上下籍司事，跑來加以制止，黎家的人和那些茶房方才散去，要不然，說不定雙方盛怒之下，在船上就會大打出手的。雙方你來我往吵得很凶的時候，茶房方面，

罵出來的話非常難聽。不過，黎家的人雖然氣忿，却仍以爲「相打無好拳，相罵無好言」而已，不予計較，也就罷了。殊不知，這一些慣走長江碼頭的茶房，跟各碼頭的外國巡捕，都是有聯絡的。他們調戲良家婦女於先，分明理虧，可是但毫無悔意，反倒商議出了一條毒計，及至怡和公司輪船駛抵上海，黎家諸人正在忙於啓靈上岸，再轉搭外輪經港入粵，黎老太太所在的那間官艙門外，驀的腳步雜沓，撞門聲急，當時黎家女眷都在官艙裏等候起靈，門裏有人怯怯的問聲是那一位？門外却有幾條男人的粗嗓子，齊同粗魯的在喊：

「開門，開門，快開門！」

黎太太驚了一驚，叫她大兒子去把艙門打開。艙門開處，黎大少當下就吓呆住了，原來，門外站了好幾位金髮赤髯，橫眉豎眼的英國巡捕，還有一名中國通事。英國巡捕之中，爲首的便是一個氣勢汹汹，面目猙獰的粗胚子艾金遜 Fitzgibbon，他一見黎大少，劈頭就用洋涇濱中國話問：

「你們是姓黎的？」

黎大少不知出了什麼事，這還是他平生第一次跟洋人說話，未開口，情先怯，整個身子都在簌簌的發抖，他連忙點頭應道：

「是……是的。」

艾金遜目光越過黎大少的頭頂，望到官艙中的那一口棺材，還有十來個面色驚惶，吓得擠成一團的少婦長女。那兩隻碧澄澄的眼睛珠子，差點要爆了出來，渾似蒼蠅見血，還始終盯牢在那

些女人身上不動，嘴裏却在曼聲問道：

「你們是從漢口來的？」

### 西捕垂涎如狼似虎

黎大少抖戰得更厲害了，從英國巡捕的眼神和表情來看，他已有大禍臨頭的感覺，在抖索索的又連答了幾個「是的」以後。但聽顯然是探目的艾金遜「嗯哼——」一聲，便轉過身去，噤哩咯囉說了幾句外國話，在他身後的幾名英國巡捕一聲齊應，向他敬一個禮，艾金遜就格登格登的逕自走了。

艾金遜走了，賸下的英國巡捕和中國通事，却像把門站崗似的，筆直的分立在艙門外左右。艙裏的人又急又怕，宛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。黎老太太吓得臉都黃了，她逕到黎大少身邊，壓低了聲音，一疊連聲的問：

「怎麼辦，怎麼辦？」

黎大少眉頭皺得緊緊的，他低聲回答他的母親道：

「先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再說。」

「但是，」可憐黎老太太都急出眼淚來了，她帶着哭腔在說：「外面都是些洋人，你……你去問那一個呢？」

「我……」黎大少陡然想了起來，伸手入袋，暗中捏好幾枚現大洋，逕到門邊，暗中一拉那位中國通事，把他拉進艙裏，再滿面堆笑，現大洋塞過去，做了個彼此心照不宣的表情，方才急切切的問：「請……請問先生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通事錢一過手，就恬出了數目，多半是在心中嫌少。他皮笑肉不笑，冷冷的道：

「怎麼一回事？嘿，你們自己做的事自己心裏明白，用得着來問我呀？」

黎大少自小就跟着他爸爸在外做官，當然很懂得這一套。一轉眼，又是一堆銀洋塞進了通事袋裏，通事這才湧上了點兒笑意，一邊掂着銀洋份量，一邊故作神祕，像似洩露天機般的說：

「你們的船剛到碼頭，就有人向巡捕房告了密……」

「告了密？」黎大少困惑不解的再問：「告了……告了我們什麼呀？」

輕飄飄的遞過來四個字，却是比山都重：「拐帶人口。」

「拐帶人口？」黎大少被吓得魂靈出竅，他極口稱冤的道：「冤枉冤枉，這是打那兒說起呀？」

銀到話到，通事認為可以兩訖了。他一聳肩，表示詳情如何他也不知道，逕自走向艙門外，黎大少還想再問個明白，追上去兩步，却是通事已經人在艙門外了。黎大少怕那些英國巡捕，不敢往外追。只好憂心如焚的折回身去，跟他母親和那些女眷們一說，有人密告湖北官眷黎府拐帶人口，這一個消息有如晴天霹靂，震得一家人老大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等到眾人稍微定了定神，黎老太太頭一個熱淚長流，嗚咽哽塞，口聲聲的在喊：「蒼天，亡夫！這豈不是死路一條嗎？艙裏十幾個老弱婦孺，人人憂急交併，彷彿熱鍋上的螞蟻。正在着急流淚，相擁大哭。外頭又是一片大亂，雜沓脚步聲，呼叱讓路聲……，轉眼之間，

就有一羣如狼似虎的英國巡捕衝進官艙，撞開巨靈之掌，似老鷹捉小鷄般，見人就抓，抓到了就往艙門外拉。一時那間官艙裏大哭小叫，鷄飛貓跳。從身穿重孝，一色雪白的黎老太太、黎大少以次，黎家女眷全被英國巡捕生擒活捉，拖拖拉拉的押出艙門，押過甲板，押下碼頭，押到了一輛密不通風的有篷大卡車上。

### 寧餓勿窮寧死勿關

「閉門艙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」，當日含冤負屈，慘遭無故逮捕的黎家諸人中，除了黎老太太和黎大少以外，誰都不知道事態之嚴重，以及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厲害。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，洋總領事和租界當局，都是借重巡捕的凶鋒，來控制數以百萬計上海市民一言一行，一舉一動的。公共租界英國巡捕之下有華捕與印度巡捕，纏頭虬髯，皮膚黝黑，往馬路當中一站像是凶神惡煞。在環球各國各地區，決不會有任何一處地方的警察，具有上海租界巡捕那麼大的權力，黃浦灘上的一名巡捕，對於租界之內的百萬居民，以至過境之客，赫然握有生殺奪予大權。尤其英國巡捕之貪贓枉法，法國巡捕之卑鄙醜態，無不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，在租界裏的中國人，不犯法則已，一旦犯了「法」而被捉進巡捕房，一條命先就去了半條。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酷刑，從古代的以至近代的可謂有備俱備，無酷不臻，拳打腳踢，皮鞭木棍，坐老虎凳，灌辣椒水還算是優待的，更甚者尚有拶指夾棍，大吊活人，乃至於電刑電椅。此即所謂三木之下，何患無罪？一年到頭遭冤枉的簡直無法勝計。然而最讓人悚悚畏懼

的尤在英國巡捕房裏的那些印度阿三，他們是熱帶所產，來到上海當巡捕的又是些卑劣污穢的所謂賤民，一旦權在手，便將令來行，他們所施予人犯的淫虐凌辱，着實駭人聽聞。女犯入獄固弗論矣，連男犯人也會成爲他們變態心理的犧牲品。因此貞節女子每視進巡捕房爲死路一條，黃浦灘上流行的說法：「餓得窮不得，死得關不得」，適足以表現巡捕房裏的這些驚人黑幕。

黎家少婦長女十餘人，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何等悲慘的命運，她們被飛來橫禍震撼得將近麻木，被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卡車車廂裏，一路哭哭啼啼的被帶到了會審公堂。

會審公堂，是我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的一大恥辱標記，由於洋人在租界享有治外法權，於是特設會審公堂專門審理華人案件。表面上由華籍法官審判，實際上則由駐滬各國領事輪流觀審，而憑他們察顏觀色的一時好惡，裁決判決。華籍法官問案，人犯或律師答辯，陪審領事根本就聽不懂，然而却必須由他們來決定人犯有罪與否，判刑輕重，這簡直是笑話奇談。因此，也不知有多少冤獄，都是由隔靴搔癢的外國領事所造成。

英國巡捕房英籍探目艾金遜，心懷叵測，耀武揚威，把怡和輪船茶房誣告拐帶人口一案嫌犯十餘名，一卡車送到了會審公堂，外國領事，華籍法官頓時便升堂審問。光緒三十一年時，上海會審公堂的兩位華籍法官是同知銜關炯之，和候補知縣金鞏伯。關炯之也是廣東人，一向公正廉明，頗能在洋領事前據理力爭，主持正義，也不知道有多少沉冤莫白的中國人，在他的手下洗清嫌疑

，死裏逃生。因而使得關炯之極受上海市民的愛戴，兩三百萬華籍居民，一致尊稱他爲關老爺，把他比做伏魔大帝，血食千秋的武聖關羽。

是日審理黎某拐帶人口一案，輪值的外國領事是英國駐滬副領事德爲門。德爲門和英籍探目艾金遜是好朋友，兩人經常利用職權狼狽爲奸，向爲公共租界裏人人側目而視的霸道人物。但凡由德爲門陪審，艾金遜所提控的案件，莫不順利通過，這已是黃浦灘上盡人皆知的一項秘密。

那一天，被控「拐帶人口」巨案，連同「被害人」十餘名年輕美貌的少婦長女，一齊被帶到了會審公堂。黎家的老太太、大少爺、少奶奶、小姐、丫鬟、傭婦，一個個哭得淚人兒似的。驚啼燕泣，外國巡捕的厲聲喝叱，早已驚動了會審公堂附近的路人及居民，人潮從四面八方湧來，好奇的跟在人犯和巡捕後面，擠進會審公堂去旁聽，看熱鬧。以此，用不着多少功夫，一座會審公堂的裏裏外外，業已人滿爲患。

### 英國巡捕咆哮公堂

關老爺、金鞏伯兩位法官，和英國副領事德爲門齊同升座。三名華洋官員一字並肩，位置是關炯之主審，居中。金鞏伯在右，德爲門在左。英籍探目艾金遜則混帳糊塗一路錯到底，他把黎老太，黎大少當做拐帶販賣人口案的主犯，黎家的十幾個女兒、媳婦、丫鬟、傭婦一律當做受害人證。指使他手下的巡捕強使衆人一一站好以後，他便自說自話的向堂上提出了他的指控。

却說主審法官關炯之高高的坐着往下一看，

艾金遜所謂的兩主犯衣着整齊，神情哀切，不像是拐帶販賣人口的無賴地痞，老鴉烏龜。再一看被關在證人席裏的那些少婦長女，還在那兒低聲飲泣，媽呀婆呀老太太呀的在低喊。他略一觀察心中即已明白過來，艾金遜侃侃而談的指控必非事實。如果不是艾金遜語言不通又弄錯了，便是其中另有隱情。

果不其然，當他開始問話，溫諷的叫黎老太、黎大少不必驚慌，有話慢慢的講。黎老太、黎大少一聽到關炯之的廣東口音，登時便精神一振，收淚止悲。兩母子忙不迭，爭先恐後的呈明了她們的姓氏年里，此行目的。關炯之聽着聽着的便雙眉緊皺，老大不悅。艾金遜這一錯簡直不可原諒，明明是有名有姓，有頭有臉的大清官眷，何況人家是在喪中，尤在運柩還鄉。根據古訓君子不伐火之喪，怎可以冤枉官太太、官少爺是拐帶販賣人口的罪犯，官小姐、官少奶奶是被拐來上海發賣爲娼的呢？關炯之和黎家既是廣東同鄉，與新近亡故的黎大人畢竟也有同官之雅。因而他對艾金遜的不分青紅皂白，誣良爲娼感到十分的憤慨。祇不過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頭」，再說陪審領事和英籍探目原是一丘之貉，他很明瞭德爲門、艾金遜之間的公誼私交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所以他才不會當堂拉下臉來，以主審法官的地位狠狠申斥艾金遜一頓，勒令他對受誣害者道歉。關炯之勉強抑下心頭怒火，側過臉去，把黎家一家的來歷，向德爲門細細一說。然後他便提出了他的判決：

「本案顯係誤會，如果被告不追究。我想溫



諭幾句，把他們當堂釋放。」

當時，拔鳳鸞張的艾金遜竟然權越位，他大踏步走到公案前面，過於關懷的傾聽，當他聽到關炯之決定把一千「人犯」當堂釋放。他竟無視法庭尊嚴，司法體制，當衆虎的跳了起來，高聲嚷叫的道：

「不行不行，他們明明是拐帶人口，運來上海販賣的，怎麼可以放他們呢？」

衆目睽睽之下，艾金遜出言頂撞，咆哮公堂。這一回，關老爺忍無可忍了。他兩眼一彈，臉孔一板，突的發出一聲叱喝：

「艾金遜君，你下去！」

可是，艾金遜自恃他是洋員，只當關炯之奈何他不得，他仍在神情倨傲，目中無人，一開口便是一句毫不退讓的反問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關老爺這下可火大了，他砰的一拍驚堂木，高聲說道：

「這裏不是你該站的地方！」

一句話，正中要害。個強頑固的艾金遜猶待發作，可是，他一瞥之餘，看到了公案上的德爲門正在着急的向他施眼色，命他不可不遵法度。他這才滿口怨聲不絕，悻悻然的退回原位。

堂上堂下無法交通，德爲門鬧不清楚，艾金遜爲什麼要誣陷黎家這滿門老小十餘口。祇是，他和艾金遜是老搭擋了，艾金遜堅持這麼辦，他就不能不給他撐腰。此所以，他用情商的口腔，去跟關炯之低切的打個交道。德爲門說：

「我看這樣吧，關君，我們將一千人犯暫且

收押，下午再審好了。」

德爲門的用意，原想利用人犯收押，宣佈退庭的空擋，把公堂審案，改作幕後協商。他要私下問艾金遜，他幹嘛要故入人之罪，究竟企圖何在？然後，再衡量利害得失，和艾金遜仍然夥在一起，強使關炯之、金鞏伯兩名中國法官就範。

### 下手強搶一片大亂

詎料，艾金遜一時情急心急，約翰牛的牛脾氣大發。他側起耳朵，聽到了德爲門的低聲建議，居然連陪審英國副領事，要好朋友老搭擋的顏面都不顧了。他在主控席上高聲大叫的道：

「不行不行，請堂上判決人犯有罪！或者，由我把她們押到巡捕房去！」

越俎代庖，自作主張，艾金遜的這一吼叫，委實是太過份了。連德爲門都不由自主的皺起了眉頭，旁聽席上的中國人，也開始發出嗡嗡的議論之聲。——艾金遜用心毒辣，關老爺胸中雪亮。他知道艾金遜只要把一千「人犯」帶到巡捕房，男的上個酷刑，女的摧殘凌辱，千古奇冤必將因而造成。因爲像黎家這種官宦眷屬，高貴門庭，那些少婦長女絕對不甘於平白無故受外國毛子的強暴，十中有九，那十幾條小命，將會因力抗不成，白白葬送在巡捕房裏。

人命關天，當時那十餘個美貌女子，只要關老爺鬆一鬆勁，點一下頭，立時三刻就要喪生。好個大義凜然，不畏強權的關老爺，他在黎家滿門老小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，作了一個斷然的決

定，不再低聲下氣，委曲求全的跟洋領事請示如何判決了。他虎的站了起來，用鏗鏘音調，斬釘截鐵的宣判：

「主控所提罪證不足，本案不能成立，所有被告，一律當堂釋放！」

判決詞一公佈，黎家一門老小如同在鬼門關口給拉了回來，有人雀躍三千，有人喜極而泣。在兩側壁角和堂下旁聽的中國同胞，更是歡欣若狂，爆出了雷霆霹靂般的鼓掌與歡呼。羣情鼓舞，幾於淚下。一方面是爲無辜者冤抑獲得昭雪而興奮。另一方面，更因爲關老爺的這一明快宣判，是自有會審公堂以來，空前未有的一次，不經洋領事同意，不理洋巡捕抗議，而由華籍法官秉持公道，自行斷案。這無異關老爺大發神威，狠狠摑了洋人一耳光。就在洋人統治的上海租界裏，中國人第一回主動收回葬送已久的治外法權。在洋人宰割之下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中國人的生命財產，永無安全保障。就由於關老爺的這一陣怒吼，方使租界華民聽見了盛世綸音，看到了一線光明。租界華民抑鬱已久的激動情緒，勃然轟發，怎叫他們莫不興奮異常，怎叫他們不歡聲雷動？

却是，在另一方面，堂上高高坐着的德爲門，堂下直直站着的艾金遜，和他手下那一批英國巡捕，驟然聽到了關炯之不經商量，自作主張的宣判詞，不僅大出意料之外，簡直的如中雷殛，驟聞晴天霹靂，猛可之間都給驚呆了。幾個洋人在千百中國同胞的雀躍歡呼之中，怔怔的在瞪大眼睛，面面相覷。中國同胞目覩洋人的倉惶失措

，呆若木鷄，潛藏已久的民族自尊心陡然抬頭，於是掌聲越響，歡呼愈烈。已經有人興奮莫名的奔向那一羣死裏逃生的含冤負屈者，想把他們擁出會審公堂去。就在這時候，艾金遜突然回過神來，他老羞成怒，怒火中燒，狂亂的揮舞雙手，奔上前去，拉開嗓門就是一聲厲喝：

「滾開！」  
千百羣衆眼見艾金遜近瘋狂，一副張開血

盆大口要吃人的模樣，積威已久，難免還有點駭怕，方才激起的歡欣像是被潑了一盆冷水。旁聽羣衆緩緩的，駭然的在往後退。於是，艾金遜根本就不理會主審法官關老爺的判決，他把心一橫，決定動蠻，也鬧出了一幕自有會審公堂以來從未見過的驚人之舉。艾金遜大呼小叫，指揮他手下的英籍巡捕：

「把人犯押到巡捕房去！」

黎家的那一二十口，乍離鬼門關，又要下地獄了。當然人人失色，個個驚慌，西捕動手捉，她們掙扎逃竄。一座會審公堂，登時臨於一片大亂。關老爺見英籍巡捕弁髦法會，大鬧公堂，這一怒確實非同小可，他邁過公案，奔到公堂之上，又次發出一聲聲的怒吼：

「住手，住手！在本會審公堂上，誰敢動手，誰敢胡亂抓人！」（未完）

## 臺灣歷史概要

蔣君章教授著  
定價臺幣叁拾捌元

史學家蔣君章教授名著臺灣歷史概要，二十四開本拾餘萬言，要目有臺灣歷史的開端、明代的臺灣、清代的臺灣、割臺與抗日、陷日期間的臺灣、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等，並附插圖及珍貴歷史照片多幀，可作大專歷史教材及供一般閱讀之用，定價臺幣叁拾捌元，中外雜誌長期定戶八折優待，同業批購另有折扣，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## 中外文庫 之十五 衆家老閱黃金榮

章君毅著 第一冊 隆重出版  
定價 台 幣 肆 拾 元

### 黃浦江奇案錄

上海租界時代，華洋雜處，被稱爲冒險家的天堂。尤其清末以迄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前更是波譎詭秘，在此一時期黃浦灘上的傳奇人物，黃金榮的一生，多姿多采，頃由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遍訪黃氏親人、友輩徒衆，編撰「衆家老閱黃金榮」，以黃金榮所偵辦的離奇案件爲中心，撰寫這一位滬上第一聞人的生平事跡，是罕見的傳奇，更是爲人處世、立業致富的南針。茲應讀者要求，結集出版，第一冊定價臺幣肆拾元，請速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